



□ 季宏林

那时候,单车绝对是件稀罕物。我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,也是我们全大队的第一辆。那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,是父亲托人买来的,价值二百元。新车到家后,乡亲们纷纷前来观看,那情形毫不逊色于新购一辆轿车。平日里,乡亲们上趟街,或赶回码头,不是坐三轮车,就是乘帆船。有时为了节省车费或船费,他们往往要走上几十里路。这辆车成了哥哥的专车,他常骑着在村里村外转悠,十分神气,让同伴们羡慕不已。一有空,哥哥就擦他的车子,一遍遍地擦,擦得锃光瓦亮。哥哥每回去办事,或是上街买卖东西的时候,总会骑上他心爱的自行车。回来的时候,远远地就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。闻声后,我奔出家门,站在村口等候。只见他飞快地蹬着车,犹如一阵旋风,转眼间就到了跟前。我跟在后面跑,欢呼着。父亲调到离家十几里外的地方工作后,特意买了一辆“长征”牌自行车。他回家的时候,常

教我学骑车。有时,他会带上我去他的单位。我坐在父亲的车后,紧紧搂着他的腰,身子贴在他的后背上。那段路程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上初中时,父亲将他的自行车送给了我。上学放学的路上,我骑着它,穿过一个个村庄,越过一片片田地。有时,我与同伴边骑车边聊天;有时,我们在一起赛车,看谁先到达目的地。一辆辆车子如离弦之箭,朝着家或学校的方向冲去。耳边的风呼呼响,树木,村庄,从我们的眼前刷刷而过。我们的身后落下一串串笑声和铃声。遇着下雨天,土路上一片泥泞,自行车前后轮被泥巴塞满,我停下来用树枝清理。可是骑了一段路后,又被塞得严严实实。这回我不再掏了,而是扛着它走回家。路过的人见了,打趣道,平时你骑车,这回该轮到车骑你了吧。渐渐地,我的车技有了长进,骑行的路程越来越远。春天来了,我与同学一道骑车去春游,去太平山脚下看桃花,去山上采摘野花。那时候,天空湛蓝,河水清静,油菜花正灿黄着,麦苗掀动着阵阵绿波。年少的心啊,如同天边的一朵云,飘忽不定。有一年,我与几位同学相约,骑车去巢湖银屏看牡丹。一路上,山道弯弯,崎岖不平。虽说路

途遥远,但我们的心情特别好。沿途山花烂漫,溪流一路跟随着我们,欢唱着。那一回,是我最近的一次骑行,至今记忆犹新。姐姐高中毕业后,去了一家水泥厂。她上班的地方,离家有几十里路,姐姐住在厂里,有时回家拿些东西。送姐姐上班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身上。一路上,要经过大大小小的山坡,其中最难骑的要数草鞋岭了——坡陡且长。每回骑到那儿,我让姐姐先下车,等我费力地爬上坡顶后,再载上她重新上路。谈恋爱的那阵子,我常骑单车载着恋人,一同游山玩水。那时,我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工作。有一回,车技并不好的恋人,骑了很远的路去看望我,途经一处险要的坡道,一不小心摔倒了,磕破了膝盖,至今还留有疤痕,也成了我们俩的爱情见证。结婚那年,在妻子的嫁妆中就有一辆山地车。我骑了几年后,它就光荣“下岗”了。与它命运相同的,是停在老家屋内的两辆老式自行车,一辆是“永久”牌,另一辆是“长征”牌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) 漫画/高岳

两棵银杏

微 说

□ 刘亚武

又是金秋,硕果满枝。字小舟抬头望着金黄的银杏树,思绪又飘回了40年前那个令人沉醉的春天……40年前的字小舟,是淮州县交通局里最聪慧、最漂亮的女孩。那年春天,小舟的同事武大河追了她两年终于大功告成,植树节那天,春风得意的大河在办公楼后边的空地上栽了两棵银杏树,预示他们的爱情茂盛,长久。两棵银杏一雄一雌,一高一矮,在春风中慢慢舒展了腰杆,茁壮成长。在小舟心里,这是大河为她做过的最浪漫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在树旁,大河深情地说:“有恐龙时就有银杏了,银杏还特别长寿。这两棵银杏一棵是你,一棵是我。我们今后一起成长,一起到老!”

从那以后,他们两人就经常给这两棵银杏松土,浇水、施肥……当年秋天,两人喜结良缘。淮州县地处苏北平原,水源丰盛,土地肥沃,在大河、小舟的精心照料下,两棵银杏长的又快又好。春天,他们驻足在银杏树翠绿的嫩芽下,秋天漫步于满地金黄的落叶中。有时,他们还采一些银杏果回家煲粥烹菜,还与同事们分享……岁月渐长,近些年在小舟心里一直有个疑问,她经常问大河:“这两棵樹是咱们栽的,现在都长这么大了,但却长在公家的地上,那这树还属于我们吗?”大河听了总是哈哈一笑,说:“你想想的就是多,只要它们长得好就行了,管它归谁呢,就像我们的孩子,只要能培养成材,对社会有用就好。”

就在3年前,大河、小舟退休了。但他们仍然经常去看望这两棵银杏,也还会像以往一样在秋天采银杏果。

这天,小舟带了一根青竹竿来采摘银杏果。一会儿工夫,银杏果就落了满地。突然,小舟听到一声大喝:“哎!哎!谁让你来捡白果的!”小舟转脸一看,是一个新来的保安。小舟的脸一下涨得通红:“这树是我们早几十年前就栽的,也是我们养大的,我就不能采几个果子吗?”话说这保安还兼任社区的普法志愿者,强烈的责任心让他声音大了起来:“哎哟!大婶你真有意思!这树就算是你栽的吧,但 you 栽在公家地上,这树就是公家的;这果是树的孳息,所有权是依附于树木的,那它也属于公共财产!”小舟听他这么一说,搓着双手,一时不知该说啥好。

“武大嫂,你又来看银杏了啊。”正在这个尴尬时候,刘局长外出公务回来,远远听见了他们的对话,解了这个僵局。刘局长在交通局工作多年,分管法规,还是局里的公职律师,十分了解大河、小舟和这两棵银杏的故事,保安见刘局长来了,更加理直气壮。刘局长见此情景,略加思索后笑着说:“咱局里这土地是国有土地,你们当年自愿在这地上栽树,根据相关法律规定,它们就是公共绿化了。对于公共绿化树木的果实如何管理,利用,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,你们作为树木的栽种者和养护者,在不损坏树木的前提下,对果实进行适当的利用是合情合理的。而且,你们植绿护绿,值得我们学习啊!”闻听此言,保安不好意思地直挠头,说:“这其中有事啊,是我草率了。”小舟听了也笑着说道:“我以后也要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,做个法律明白人。”

这天回去,小舟说起采果风波:“唉,我就是心里放不下它们,白果没人采,都掉在地上烂了太可惜了!”大河安慰她:“这两棵树永远都在我们心里。在局长长得好看呢,还有保安帮我们照顾。以后我们常去看它们。你也有年纪了,果子咱不摘了,它们来自大地,回归大地,挺好。”是夜,秋风习习,秋雨潇潇,两棵银杏树又落了银杏果,安详躺在大地上……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泗洪县司法局)

忘不了的乡愁

□ 李玉海

乡愁,好像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沉重而无法移走
乡愁,犹如截断的一条河流
断续而又忧伤
在外漂泊的游子啊
谁不想与家人团聚
首首不尽的乡愁
使多少青丝变白头
天道酬勤摸爬滚打不休
在磨励意志煎熬中祈求
在难改的乡音上寻幽
乡愁,是一片离别的田畴
总会有些别样的滋味在里头
牵挂是一种揪心的伤痛
思念是一种亲情的停留
乡愁隔不断亲人那种迫切的问侯
满载着酸甜苦辣的那叶小舟
在海角天涯独饮那杯相思之酒

(作者单位: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)

路口那一抹生命之光

□ 苗文金

繁华都市的道路上,车流如潮,人流如织,在霓虹灯、街灯、车灯的映照下,隐隐约约闪动着一抹抹“荧光黄”,尤为引人注目。“荧光黄”点缀在大街小巷,使原本冷漠的道路多了份温情,让孤独的路口不再寂寞,让前行的车辆不再迷茫,让无助的人不再彷徨,让千年文明底蕴得以彰显和延续。路口是街与路交汇的点位,人车必经之处。人气旺,风水旺,财运旺。超市、饭店、药店、服装店、茶室、商场、银行…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四周屋宇楼房,鳞次栉比,人稠起来了,走南闯北,车密起来了,人西出东。早晚高峰来临时,宽阔的柏油路像泻进了洪水,沟壑壑满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烈日雨淋,风刀霜剑严相逼,“荧光黄”挺立在每个路口,臂起手落,如同大禹治水般,疏堵并举,驯服了车流,换来了车辆行人安。

年年月月日日,这样的情景不断在重复上演,却成为城市中一道永不改变的旖旎风景。大雪纷飞、冰封道路,孙老太出门买菜不慎摔伤,“荧光黄”急忙上前搀扶,一路护送到家;暴雨如注,水漫膝盖,王大爷骑电动车困在积水里,孤立无援,两三抹“荧光黄”飘然下水,有背的,有扛的,人车眨眼脱困;县下农村妻子和丈夫吵架,一气之下半瓶农药下了肚,生命岌岌可危,救护车来到城郊不识路,警车开道,“荧光黄”伫立街头路口,用血肉之躯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;老李打了个喷嚏,转身孙子跑没了,全家火上火,四处寻觅,却是和“荧光黄”在一起,原来孩子独自横穿马路,飞车驰来,千钧一发间,一束荧光抱住了孩子,转危为安。

落水、跳楼、爆胎、抛锚、迷路……每个路口,每个时刻,都发生着不同或相同的故事。每当关键时刻,荧光黄总会挺身而出,解人于危难之间,让人们感受到“荧光黄”的温度。“荧光黄”代表着生命之光。一个朋友从事摄影行业二三十年,拍摄交警十余年,不计其数的精彩瞬间,在他的快门中见诸报端。至今孜孜不倦,总是挎着相机走上街头,对准路口的荧光黄,情不自禁按下快门。他镜头下许多瞬间,成为交警队伍发展历程中的“经典瞬间”。他说,与其是我爱拍交警,不如说,他们精神之光更能打动我。你看,一件黄背心,一副白手套,脚钉在路口,臂挥人行,手举车停,画出一道美丽彩虹,却让死神远离了行人。其中有的人把毕生时光献给一段路,有的人在韶华之年倒在一个路口,永远没有站起来……荧光黄不单单是一道光,更是精神之光、生命之光。

每个人都有家和亲人,每个荧光黄也不例外。父母久病不能床前尽孝;新婚燕尔不能相聚厮守;妻子临盆分娩回不了家;孩子上学不能亲自接送;女友生日不能相伴左右;临近退休仍带病坚守执勤一线……他们为何如此执着?唯有一个,让更多的人高高兴兴出门,平平安安回家,才是他们坚守的理由。街灯亮起,路口荧光熠熠生辉,一根根荧光光棒在车流中挥舞着,划出一道温暖美丽的线条,而在荧光黄眼里,这是他们献给万家灯火的一道“平安符”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)

爆玉米花

□ 孙培用

入冬后,小村开始出现爆玉米花的。一个邻村的中年人,因为拥有爆玉米花的技艺,走街串巷,成为农村一群孩子们关注的焦点。这时候户外的天很冷,但当“爆玉米花——”的吆喝声传来,小伙伴们便冲出家门追着师傅在路上疯跑。选择房前的一块空地,或者背风的院墙边,师傅开始摆开阵势。有炉子、铁罐、风箱、布袋、煤等家什,一个两边有支架的特制铁炉支在地上,旁连着风箱,支架上有一个葫芦形铁罐,一边是开关,另一边有一个把手,把手上有一个温度表。那时候,爆玉米花的出现足以吸引村人,大家排起挺长的队伍。我跑回家,缠着母亲也要去。母亲从里屋的袋中量出足够的玉米,我跟在母亲身后,高高兴兴地出发了。人很多,小伙伴们没事做,便玩起了自己的游戏,打发因等待而焦急的时光。队伍终于排到我们,师傅把量好的玉米倒进葫芦形的黑色铁罐,关上开关,他右手匀速摇动着铁罐的把手令其均匀受热,左手拽动风箱,火炉里的煤火在风箱的作用下燃烧正旺,他不时地向炉子里填煤块,关注着罐子上的温度表,因为炉火炙烤,师傅的额头上有细密的汗。他手中不停忙碌,嘴里一边和周围的人们唠家常。

火候已到,师傅大喊一声:“开炮了!都离远点,捂上耳朵!”周围的人听了,纷纷后退。小孩子扎撒着小手赶紧捂耳朵,一些胆小的大姑娘、小媳妇也赶紧捂上耳朵。男孩子不害怕,挣脱了母亲捂在耳朵上的双手,他们要感受那一声“巨响”。师傅双手拿铁钳把铁罐抬离了炉火,摆好姿势,拨动那个开关,脚下用力一踩,压力作用启动开关,完成了最后一爆,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伴随很大一团烟雾,笼罩着爆玉米花的师傅,四散开来。烟雾中盛开不计其数的白色小花,落入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布网囊中,这时的乡村,盈满了玉米花的清香,同时也盈满了一群孩子的笑声。我忙着帮母亲把玉米花装进自家的袋子,也不忘把自己两个口袋塞满刚出炉的清脆香郁的爆玉米花,一蹦一跳地跑在母亲前面回家。

金黄玉米,在经历一次炉火炙烤,变换了颜色和形状,充满了奇异性,而对于那时乡村孩子们诸如我,玉米花的色彩和味道充满童年,所以我不仅记住了乡村,记住了成长,记住了情感,更记住了生养的父母,记住了生命的缤纷和生活的美好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)

乡村白

□ 杨金坤

春绿、夏红,秋黄的乡村,到了冬天只剩下了白。早起的男人打开门,咳嗽一声,呼出一口热气,热气刚离开口腔就变成一缕白色的气体,在冷空气中弥漫、上升。男人缩脖子,对炕上的女人说,出门转转。女人躺在被子里,侧侧头看一眼玻璃窗上的白霜,已经被清晨第一抹阳光点亮,映射出柔美的光芒。路两旁的树,删繁就简,显得瘦骨伶仃,枝条上附着一层霜的结晶,一条条琼枝在初升起的阳光照耀下晶莹着。麦田空旷而寥落,霜花莹莹,麦苗青青,透过薄薄的霜和稀疏的麦苗,能够看到下方硬冻而干裂的土地。阳光很温暖,麦田也温暖起来,霜转化为露珠,顶在麦苗的头上,像一位杂技演员正在演出。几只本地白山羊趁牧羊人不注意,偷偷地向麦田移动,男人本想喊几声,把白山羊吓跑,但不知怎地心软了。男人想,啃几口就啃几口吧,反正现在是麦苗的休眠期,地又硬,伤不了根。芦花陶醉在冬日的阳光里,开满了孤单与醉意,阵阵西北风吹来,似乎,像载的芦秆随风摇曳,洁白的芦花在寒风中飞舞,飞絮漫天,每一朵姿势都自由自在,毫不矫情。芦花飘逸着,安详,妩媚,纤柔,在风中舞蹈。像花非花,摇曳生姿,似雪非雪,飘飘荡荡,似精灵非精灵,自由纯净,为寂寞的乡村增添一份生动。男人伸出大手捋下一朵朵芦花,只觉有一种轻柔似棉的感觉。男人手心暖暖的,心里也暖暖的。

起床的女人开始做饭,灶上升起火,锅里热白馍,锅里熬白粥。在间隙里,女人从地窖里拿出一根白萝卜,洗去泥土,用菜刀轻轻一切,细嫩的白萝卜汁水就沁出来了,女人把白萝卜丝放进盆里,放人醋、糖、盐、香油并搅拌均匀,然后码入盘中,一盘白生生脆凉凉的小菜就大功告成。

烟中徐徐升起的一缕缕炊烟,被西北风撕扯成银丝青线,和千家万户的炊烟糅合在一起,慢慢地织成一条银白的飘带,依依不舍地飘浮在乡村的上空,散发着诱人的,淡淡的稻香的清香。男人嗅嗅鼻子,往家赶去。入夜,下了一场大雪,乡村一片白茫茫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)

“无语”的前提

宣 颐 斋 随 笔

□ 王乾荣

只有人类有语言吗?是的。因为人语由语音、语法和词汇组成,即它是由“词汇”按照一定的“语法”规则构成的“语言”表义系统。只有人类才能把这三要素勾连起来用以“表义”。语言的最现实目的,是“表义”;如不表义,人就不必使用语言了。很多动物是有语音的,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,听起来像唱歌。鹦鹉学舌,跟人说话似的。但黄鹂、鹦鹉聆听的语音没有语法,也谈不上表义——黄鹂也许是歌唱快

乐,但这是人加诸它的意思;鹦鹉虽然会说“好人好报”,但这是训练过的,生理学意义上的条件反射,它根本不知其中奥义。瞧瞧,野狼嚎,猛狮吼,都不是表愤怒,就像它们的发声,叫春不是爱情,而是本能一样。然而毕竟,语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“语言”——仿佛是人类释其义的语言。白居易《闻虫》诗曰:“闻蛩唧唧夜绵绵,况是秋阴欲雨天;犹恐愁人睡得睡,声声来向卧床前。”白大爷在阴雨连绵的秋夜辗转难眠,屋角秋虫唧唧唧个不停,唯恐愁人睡得安稳,靠近床前一声声地吵他。无眠的诗人无奈,无语,只有叹息。说到“无语”,意即原是“有语”的,在某种情绪压制下,无语可说也。如果本就无语,那么与后来的无

语,是看不出变化的,强调“无语”,没什么意义。只有原本“有语”,现在“无语”了,方能显出情感之跌宕。伟大作家能以无语的事物,借出其“无语”的况味。钱锺书先生《宋诗选注》说:“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‘无语’的,王禹偁说它们‘无语’或如龚自珍诗‘送我摇鞭竟东去,此山不语看中原’,并不违反事实;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、有语、欲语而此刻忽然‘无语’,这样,‘数峰无语’和‘此山不语’才不是一句不消说的废话……如改用正面说法,例如‘数峰毕静’,就消减了意味,除非那种正面字眼强烈暗示山峰也有生命或心灵,像李商隐《楚宫》诗:‘暮雨自归山悄悄’。而秦观诗‘凭栏久,疏烟淡日。寂寞荒城’比不上张升词‘怅望倚层楼,寒日无言西下’,也许正是这个缘故。”把不能语、无语的事物,写成“仿佛它们原先能语、有语、欲语而此刻忽然‘无语’”,这种以“无语”衬托无语

者的有语、能语、欲语,以强烈对比的拟人化修辞笔法,写活了事物,凸显的是人之深沉的精神感悟。谁说只有人类有语言?人,可以赋予无语者语言呀。辛弃疾《西江月·遣兴》词曰:“醉里且贪欢笑,要愁那得工夫。近来始觉古人书,信著全无是处。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。以手推松曰:去。”您瞧,辛弃疾“问松我醉何如”,要跟松对话啦,松以为稼轩先生大醉,欲扶之,被辛推开,对着它呵斥:去你的!辛弃疾愤恨当局懦弱,又不能上马杀敌,愁上加愁,只好醉里且贪欢笑,跟树木逗趣。此时之松“无语”而“有动”,亦与词人同心焉。辛弃疾《贺新郎》词说:“问何物、能令公喜?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,应是也。情与貌,略相似。”辛弃疾与青山绿树情貌相似,一样凉热,他在悲愤中找到了人与物的共同语……